



郑从彦/文

流水般逝去的时光，总是勾人心魂。流光 对于萧耳而言，终究是一个煽情的词。这煽情，弥散在杭州城的大街小巷里；这煽情，飘荡在杭州城的历史风云中；这煽情，激荡在杭州城的名流雅士的心间。这本《流光记：杭州往事》，是她生活阶段的笔迹路线图，也是她生命历程的运动轨迹图，更是她文学世界的理想印痕图。

有多少繁华和繁华落尽后的沧桑与清寂，在这人间天堂，一幕幕地演过。萧耳用江南文人特有的韵味书写杭城，巧妙地将 文人的历史 文字的历史 建筑的历史 穿插于杭州故事中，为人间天堂描摹出一幅耐人寻味的往事画卷。流光啊，流光，在萧耳眼里是最艳的桃花，是最美的春天。杭州啊，杭州，在萧耳的心中是悠闲舒缓的，是需要用脚步一步一步丈量梦寻的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萧耳坚信杭州不会，因为她在杭州 成长过，缱绻过，热爱过，厌倦过，逃离过，发呆过 。正是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说的魅力，让萧耳也有了一种 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 的美妙感觉。

杭州的大街小巷，西湖的一草一木，钱塘的一花一叶，都复现在 流光 之中。武林门、望江门、清波门等十大城门，虽然不见了城墙，但历史的记忆依旧在杭州的土地上行走。那空气中仍然飘荡着的青瓦独有的气息，无疑是萧耳运笔的灵感。萧耳的文字，如柳浪，如风荷，如秋月，如残雪，讲述千年古城的悠悠往事，道尽钱塘武林的文化意蕴。在萧耳的笔下，杭州是 蕙的风，是 朝的阳，是 正的午，是 碧的影，是 慢黄昏，是 夜航船。杭州故事从西湖出发，又回到西湖结束。萧耳将杭州的清气与孤高、大气与风范、阳刚与优雅、婉约与魅惑，写得荡气回肠，扣人心弦。

在杭州游荡，一步一景皆是故事。孤山的曼殊大师之塔，虎跑的弘一大师之塔，隔着西湖遥相呼应，是 悲欣交集 的浅唱，也是 世间一切有情，都无挂碍 的低吟。儿女情长，化为西湖上的一缕微风，荡涤着汪静之的诗心，亦带走了天边的一片云。男欢女爱，掠过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失败的爱情，最终诗化为戴望舒一生的哀歌。牵肠挂肚，是决心要当一个彻底的隐士，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守着孤山，任时光流逝。钱塘自古繁华，殊不知繁华之背后是古城的

气节。钱镠在临终时，不忘提醒继承者 善事中原 ；岳飞在 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 时，依旧不忘 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 ；秋瑾在准备武装起义时，跑遍了杭州大街小巷，登遍了西湖群山峻岭，是她让西湖明白了自己可柔可刚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也许当杭州人了解了故土的前世今生之后，自然会情不自禁地感慨生活在杭州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甜蜜的事儿。

萧耳是惜时之人，在她看来，修订这本《流光记：杭州往事》多少是在浪费自己的时光。可是，她也深深地明白，自己已与杭州融为一体，多花点时间重新晃荡，多找点空闲驻足停留，多留点耐心删减补充，都是在延续与杭州的缘分。也正是这种莫名力量的指引，杭州往事在一笔一笔打磨后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：你我将老去，爱人将老去，城市将老去；然往事并不如烟，它们都会一一浮上心头，无论是喧嚣、寂静、鲜亮、晦暗、快乐、哀愁，都将成为永不磨灭的美好回忆，并在此前此后的日子里闪烁发亮。进屋，焚香，饮茶，听琴，赏曲，再翻开这本《流光记：杭州往事》，萧耳让时光开始缓缓慢流，让读者旋转进入这座城池的年轮里。

独居，梅·萨藤的自我丰富

赵佩蓉/文

梅·萨藤是美国盛名的小说家、诗人，享有 杰出的日记体作家 的美誉。《过去的痛：梅·萨藤独居日记》收录了《过去的痛》和《梦里晴空》两本日记。她的日记，是独居者的必读书，被称为 现代女性自传的里程碑 。

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梅·萨藤经历的孤独。写作《过去的痛》时，梅·萨藤已经66岁，与之相伴35年的同性伴侣朱迪患上阿尔兹海默病，丧失记忆和语言能力。梅·萨藤因此深陷抑郁的泥潭，加上乳房切除手术，身体和心灵都得经历巨大的创伤。梅·萨藤独居緬因州约克，将自己与孤独作战的心路历程如实呈现。老年独居，没有想象的容易。只有房子和我在一起了，她说： 乏味无聊和惊慌不安是独居必须要对付的两个魔鬼。 早晨建立起的天堂，一小时就到了地狱，梅·萨藤对颓丧、寂寞、孤独的复杂心理作了真实的描写。但是，她没有被负面情绪裹挟，凭借坚韧的勇气，她不屈不挠地与孤独作斗争。接受采访，出席讲座，照顾小动物，钻研园艺，都是摆脱情感压抑的出口。她告诉我们：阅读可以治疗孤独，一首诗歌能够让她获得 启示的瞬间 ；写信可以排遣孤独；散步带给她需要的安静。慎独而心安。慢慢的，她对独居感到自在，并再次享受拥有充裕时间思考的巨大乐趣。

在与孤独的博弈中，梅·萨藤尝试对人生的突围，

自我警醒并重新确定对未来的希望。 只有当我独处时，环视这屋子，重温旧时和它的谈话，我才充分品尝到生活的滋味。 在克制和自律中，她不断地自我丰富。 一个人用来对付完全孤独的生活途径，也是一个人变得成熟的途径，是一个人心理上的伟大旅程，便是梅·萨藤对孤独的最高体认。

日记洋溢着梅·萨藤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赞美。一旦脱离了与人群的频繁接触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更为密切。梅·萨藤生性敏锐，非常擅长捕捉大自然的光和色彩，随时将读者引领到她所能领略的美景中。天地之间有难以描摹的大美，丝绸般蓝灰色的大海，地衣覆盖的巨大岩石，留下冷冽的讯息。梅·萨藤更愿意分享她入迷的一瞬：在木门下沉闷的棕色碎石间，突然出现小片小片翡翠绿色的苔藓，不只是翡翠绿，还有闪耀的深绿色。小柳树的枝条开始出现银色的幼芽。 一个奶白色的温和日子，柔和的蓝天不时出现，阳光抚摸着老农场白色的墙板。一只俄国鸭从谷仓中摇摇摆摆走出来。山雀在空中挥舞着它们迅疾变幻的图案，自然万物是梅·萨藤同呼吸的亲密挚友。她留心四季交替，关注小动物的日常细节。她珍惜并感恩这些寻常景物，给予真诚和慷慨的赞美，文句深情雅致。这些妙趣横生的文字，蕴藏生命的蓬勃活力，映照梅·萨藤返璞归真的心灵。

同时，梅·萨藤参加园圃劳动。通过劳动，她与土地、生命建立起血肉上的脐带联系。满园花卉绚烂开放，离不开精心侍弄。在劳作中倾注极大热情，梅·萨

藤不惜花费笔墨，絮叨拔草修剪的专心致志。劳动一旦成为主动的需求，就不是受苦，而是享受。正是在对大自然的聚精会神中，身心得到释放，压力得到舒缓，汗水得到回馈，梅·萨藤将独居提升到丰满的境界，获得很多愉快体验。

日记浓缩了梅·萨藤对生命的深刻思考。她被誉为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。 在独居的日子里，她照样关注时事，并透过日常生活的琐碎去获取所感所悟。而对身心的巨大痛苦，她寻找痛苦的根源，试着接受并战胜。她说： 穿越痛苦的唯一途径是经历它，吸收它，探索它，这些路我们是要自己走的。 年龄，往往是一个坎。一般来说，73岁年纪的女人很容易被粗暴地定义成身上系着围裙，整天围着灶台，满身缠着疾病的 三围人群，需要拼尽全力应付眼前的生活，内心的荒芜在所难免。面对命运的安排只能束手就擒，哪里还有独立的自我可以标榜。但是，梅·萨藤有洞见，通过工作和爱，两者意味着给予而不是索取。

大浪淘沙见真金。年岁在增长，对外界的钝感力不断增强，思考也趋于更理性的判断。梅·萨藤在从容的叙述下，将对自我的追求袒露给读者。认清自己，完善自我，真诚地表述在这个年龄里的思考，正是梅·萨藤的晚年智慧，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。

海内存智者，天涯若比邻。我愿意一再捧读这本书，见她所处的天地，见她所经历的人世，见她丰盈的内心。

白雪鉴心

读《听大雪落满耶鲁：苏炜自选集》

董栋/文

《听大雪落满耶鲁：苏炜自选集》是一部抒情与哲理相融合的学人散文集。作者苏炜，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，他通过对过往岁月的回首，对中华文化的探究，抒发自己最诚挚的人文关怀与哲理思辨。

全书共有《数峰无语》《关河晨望》《春风一纸》《昨夜几枝》《江湖相忘》五辑。书中的每一辑，都是一位才高行洁的老人敞开胸怀与读者面对面的交心，都是一场大雪倒映出的生活的真相。我们看到因家庭受到错误批判而经历曲折的少年；看到敢于追随自己的内心，独自一人游历欧洲的热血青年；看到远离尘世喧嚣，静品生命之茶的老人。这便是苏炜的人生经历。 在生命中找到自己的执着之物，并为它付出所有，这样的人生活足够精彩。 苏炜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这句格言。

透过《数峰无语》一辑，读者能领会到伯牙 千载朱弦无此悲，欲弹孤绝鬼神疑 的孤独，体会到辛

弃疾 男儿到死心如铁 的激昂，体会到苏轼 万物离己，已离万物 的泛爱之情 作者满腹诗文，使读者与平日看似遥不可及的诗人们来了场别样的邂逅，更深入地体悟先贤们出尘不染的境界。作者在讲解古典时亦不缺乏对当下的思考。《关河晨望》一辑讲述了苏炜作为一名沟通中西文化的学者、耶鲁大学的中文讲师，与自己的精英学生们双向奔赴、共同成长的故事。 进入一个语言，就是踏入一条生命的河流。 苏炜的肺腑之言点燃了耶鲁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热情，带领着异域的孩子门游弋于中文这条全新的生命之流中。而在十多年后的金秋，学生们如约而至地探访，更展现了苏炜与学生间无法被时间冲淡的师生之情。全书的辑三 《春风一纸》讲述了苏炜与琴、砚、茶等之间的往事，展现出苏炜以一颗清静之心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向往之的怡然。作者借易水访阮一文，揭示了传统行业背后的问题：人们过度追求虚浮的表面，致使那些所谓 龙凤砚台 占据了主流，而真正的砚中神品，却只能在陋室中沉默。《昨夜几枝》一辑是作者对青年

时光的回首，讲述了动乱年代下作者 下乡改造 的经历。全书的最后一辑 《江湖相忘》，讲述的是作者生活中经历的许多感动治愈的小故事，正如辑名 江湖相忘 一般，是作者与生活中诸多不顺心的和解。

缘分，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东西，飘然而至于偶然，悄然消失于擦肩。 整部散文集几乎无处不在谈及缘分，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作者与古琴的结缘。古琴自古以来便被视为 八音之首，有着 贯众乐之长，统大雅之尊 的美誉，清微淡远的特质，恰与苏炜的处世态度相一致。可见，苏炜与古琴之间，冥冥之中便已有缘分，也正是这种缘分，使苏炜无偿得到了他人花重金也买不到的古琴。

全文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，文辞平易而又富含文化底蕴。作者平和的语言兼具诗性与易读性，更加自然地将读者引入情境，从而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。

可以说，翻开《听大雪落满耶鲁：苏炜自选集》，就是进入一个远离尘世喧嚣的新世界。没有灯红酒绿，只有一片纯净。

一部图文并茂的海怪大全

《海洋生物精怪图谱》读后

郝双双/文

《海洋生物精怪图谱》是一本海洋怪奇生物图文书，主要以海洋生物作为蓝本，收集有200幅原创海洋精怪生物图像，辅以相应的海洋精怪传说及所对应生物的科普知识。本书稿集合民间信仰、民间故事传统及相应的科学考证于一体，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异文本。阅读该书，不难发现整部书稿从结构上拟照《本草纲目》的类目形式共分为异幻部、鳞甲部、海虫部、海藻部等五个门类，将海洋生物的奇幻传说以分类的方式归结出来。作者牛鸿志是致力于海洋怪奇生物研究的作家、画者，以国画的材料和技术充当载体，将多年搜集的资料整理成册。当画家的勤勉、博物学者的严谨、考据家的宏富、民族志工作者的身体力行，多种身份并行不悖，集聚在牛鸿志的身上学科的壁垒轰然倒塌。

牛鸿志在《海洋精怪图谱》中创作了200多种海怪，是迄今为止最为庞大的海怪群像。倒错迷乱的角色设定，令人沉迷其中。他的参照系当中也不乏现代博物学的图谱，譬如双髻鲨、抹香鲸等，它们远在日常生之外，难以近观，唯有海洋的广袤，才能容纳庞然大物自由生长。成系列的群像，一种古老的图式传统，其源流可上溯到《白泽图》《山海经》的时代。图文并置的半人半兽物种谱系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。唐代阎立本曾作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》，是一组功臣的群像，后来佚失。直至明清之际，陈老莲《水滸叶子》《博古叶子》；任渭长《列仙酒牌》《卅三剑客图》；溥心畲《神异册》等继之而起，多涉仙剑、怪异之士，但见须眉耸动，腾跳雀跃，画家在片纸之内投入的精神力量饱满而又酣畅。酒牌、叶子等物涉及搏戏，同一主题下的风格相近的多幅画面，画中人物自带故事属性，在游戏之外又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话题性，同时还刺激着人们的收集癖好，近代的香烟画、扑克牌、洋画片、水浒卡，都可视为这种图像传统的延续，牛鸿志绘制的大海怪亦当在此列。这些海怪来自龙宫水府的基层岗位，甲冑兵刃从自身的硬壳与芒刺中化出，似乎是在模仿中古时期的武将，所谓 裹公郭公毛发动，英姿飒爽来酣战， 其中有些海怪的服装不限于古装，而是亦今亦古，双髻鲨的英伦风大衣，俨然来自现代都市，犁头鱼精的旗袍和半高跟鞋，则是民国风貌。还有长衫、牛仔褲等不同年代的衣裳混搭，似乎在提醒我们注意：海怪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奇幻生物，不论你身在何时何地，都会与它们相遇。

自明代屠本峻的《闽中海错疏》开始，海洋动物的专著代不乏人，多集中在闽浙粤。山东半岛仅有的一部海洋动物古籍，是清代栖霞人郝懿行的《记海错》。郝氏以考据家的身份介入海洋动物研究，考察海物俗名的演变，颇为可观。在岁月流转中几经变易的怪物，失去了本来面目，音韵的衰变，名物的消亡，皆不可不查。牛鸿志有考据癖，功夫在画外，他是古籍的阅读者，也是方志的收集者，这便使他有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，和时下众多画家拉开了距离。虚构的海怪形象并不意味着放手臆造，要使虚构抵达实境，变形的海怪才会获得肉身。在更为久远的本草医药传统中，海物几乎都可入药。在古代画师那里，螺精、蚌精多被描绘为阴柔的女性形象，民间传说中的田螺姑娘也即此类。牛鸿志的文字中也特别提到了海怪的药效，贝类精怪也多以女性形象出现，正是渊源有自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套海怪图的说明文字，往往由民间故事引入，故事的讲述者早已面目模糊，时间过去了太久。大人物遗弃的冠冕衣履，在海中化作鱼虾蟹贝，特定名下的生活故事也是民俗现场的回放。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留下或愚蠢或莽撞的笑柄，后来这些人蜕化为海物，当初的脾气秉性，也带到了动物身上，故事在人性的细部引出反思，感慨遂深。

